

龙纹金牌

季 仲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247.5
078

责任编辑：孙 为
封面设计：王裕巽
插 图：施大畏

龙 纹 金 牌

季 仲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85,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书 号：10077·3050

定 价：0.39 元

内 容 提 要

《龙纹金牌》是一部反映我国沿海渔区经济领域中反走私和反腐蚀斗争的中篇小说。小说中描绘了我国的珍贵历史文物“龙纹圆金牌”偶被落入一伙走私贩子手中后，他们为了攫取巨利，不顾国法，千方百计要将这一稀世之珍倒卖给香港的走私商。但在我公安人员的严密侦查和当地群众协助之下，终于将其追回。歹徒也受到应有的惩罚。本文曾以《黄金梦》的篇名在文汇报上连载，这次出单行本前，作者又作了修改、加工，插图也经重新绘制，从而，使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目 次

一、小镇来客·····	3
二、各怀鬼胎·····	13
三、后有“靠山”·····	22
四、怪人阿岩·····	29
五、世事人情·····	41
六、棋高一着·····	52
七、网破鱼惊·····	60
八、困兽之斗·····	67
九、死而复生·····	74
十、化险为夷·····	80
十一、误入歧途·····	87
十二、心狠手辣·····	92
十三、真相大白·····	100
十四、小岛设伏·····	103
十五、海的儿子·····	112
十六、大海斗鲨·····	117





一、小镇来客

七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福建省毫不起眼的沙沃镇，忽然成为远近闻名的“小香港”了。这个滨海小镇，一时间充斥着来自港、澳的走私货物。沿街的小摊上，两用机、电视机、缝纫机和电风扇，堆积如山；各种牌号的手表甚至装在箩筐和竹篮子里，被走私贩子象卖油饼似的满街叫卖。这样一个原来很普通的小镇，现在却每天招徕着成千上万的顾客。许多来福建旅游和探亲访友的外地人，都想来逛一逛这个“小香港”，买些便宜货。镇外的田野上，停放着各种牌号的大车、小车和摩托自行车，比盛大的庙会还要热闹。至于来这里倒卖银元黄金、古董文物和贩运外货的走私商，更多得象围着一块臭狗肉乱飞的金苍蝇，嗡嗡嘤嘤，吵吵嚷嚷，东奔西逐满街转。

大约经过一年时光，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宣传教育，并进行有力的取缔打击，“繁华”一时的“小香港”才慢慢平静下来，恢复了滨海小镇特有的风貌：现在满街都堆着鱼、虾、蟹、蛭，蛤、蚶、蚌、蛎。卖鱼片汤、鱼丸汤和海蛎煎的小摊贩们，为了招揽生意，把铲勺瓢碟敲打得一片声响。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鱼腥味和诱人的油香味。街上依旧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从表面上看，那些风尘仆仆的外乡人都好象是到镇上来做小买卖的。但是，有眼力的本地人不难发现，不少贪婪而狡猾的

走私犯，仍象躲在暗处啃布袋、偷粮食的老鼠似的，在这小镇上小心地、悄悄地活动着。

瞧，这会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着一个中年汉子，从装束到神色都很有些异样。眼下立夏已过，生活在东海之滨的福建人，早脱去冬衣换上了夏装，可这人还穿着一身黑的卡制服，大脑壳上扣一顶灰呢鸭舌帽，脚蹬一双翻毛圆头大皮鞋。手上拎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解开上衣的所有钮扣，额头上还热得挂满了汗珠。光看这身衣着，就能猜出他是来自远方的外地人。他的神色有些惊惶，一边蹒跚走着，一边左顾右盼，东张西望，象在寻找什么失落的东西。

鱼找鱼，虾找虾，鱿鱼老鳖会王八。这家伙鬼鬼祟祟的行踪很快就被他的同类识破了。离他十来步远，暗暗跟着一个三十来岁、穿花格子衬衫、戴着茶色蛤蟆眼镜的年青人。他叫林大发，是这镇子上有名的“牵牛绳的”。什么叫“牵牛绳的”？就是黑市上的掮客、中间人。他整天在小镇上游逛，一发现有初来乍到的外地黑市贩子、走私商，就为他们牵线引路，带到本地暗藏的走私商那里，介绍他们做成交易，自己从中牟取一笔“手续费”。同时，他还是镇上一个走私团伙的暗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他的头头收集各种情报和信息。现在，他就象一条机敏的猎狗，紧紧盯住他要猎取的对象。待他完全断定那戴鸭舌帽的家伙正急于寻找主顾的时候，他加快脚步挤到那人跟前，碰一碰他的手肘，然后举起右手，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圆圈低声问道：

“你有这个？”

“啥？俺不懂。”戴鸭舌帽的家伙傻愣愣的瞪圆了眼睛，听口音是个山西人。他居然不懂沙沃镇上黑市买卖的暗号，林

大发不得不挑明了问道：

“银元，有吗？给你介绍个老板。”

“有，有。”山西人警惕地打量着对方，惊喜参半，然后连连点头。

林大发朝山西人做了个手势，就领着他穿过拥挤不堪的街道，插进一条僻静小巷，绕来盘去足足走了刻把钟，才来到一幢旧式宅院门前。林大发朝巷子两头打量了一下，见没人跟踪，急急敲了三下门。大门“咿呀”一声打开了，探出个白发苍苍、瘪嘴皱脸的老太婆。林大发连看也没看她一下，向山西人招了招手，就跨进门去。老太婆随即“咿呀”一声，又把大门关严了。这幢深宅大院，住户甚少，有几处窗棂门扇，已油漆剥落，残破倾斜，还挂满了蜘蛛网，给人一种阴森凄凉之感。山西人象走进一座荒山古寺，边走边心里发怵，不由踟蹰不前了。林大发转身催道：“快走啊！”

“老板呢？在哪里？”山西人惴惴不安地问道。

“在后厅楼上。快走呵，怕我哄你不成？”

林大发鄙夷地冷笑一下，径自往里走去。山西人只好慢慢跟上，一边紧张地朝四下张望。

其实，山西人的担心是完全多余的。这幢旧宅院里的确住着一个走私团伙的大头头。他叫林大茂，是林大发的堂哥。他家住在离沙沃镇不远的沃口村，来这镇上向一个孤老婆子租赁这幢宅院开设地下“购销站”。此人三十六七岁，中等身材，扁平鼻子短下巴，一张猫儿脸。又因为他名叫“大茂”，人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猫公”。他那一对滚圆而泛着点金黄色的眼睛，更象是懒猫的眼睛，平常总无精打彩地眯缝着，仿佛永远睡不够，而实际上它的每一根神经都非常灵醒，随



时都在窥视着小鸡、小鸟和老鼠的动静，准备猛扑上去，咬断它们的喉咙，啃它们的骨头吮它们的血。

这会儿，大猫公正坐在昏暗的阁楼里，一边抽烟，一边盘算着自己一本万利的走私生意。当他听到年久失修的楼梯上响起“咯吱咯吱”的脚步声时，立即拉亮电灯，走到楼梯口，把林大发和山西人迎了进来。

“是来谈生意的吧，请坐，抽烟！”大猫公露出投机商廉价的笑容，同时把过滤嘴香烟递了过去。

山西人把香烟衔在嘴里，却不轻易坐下。他突然来到这个陌生所在，很象旧小说里所描写的，生怕误进了一家卖人肉馒头的“黑店”，有些心惊肉跳。这间破旧的阁楼，被一块铁丝挂着的蓝塑料布分成两半。前一半看来是老板做买卖的地方，除了一张朱漆帐桌和几张木椅子，再没有任何摆设。后一半被塑料布遮挡着，到底藏着些什么，外来的人却难以窥知。再看看这大猫公，穿一件半旧灰布褂子，乌洋布长裤，猫儿脸黑得象木炭似的，模样完全象是个打鱼种地的！他真不敢相信，在这样寒伧的所在和穷酸的家伙面前，能做成大宗生意，便犹疑地望着林大发，那眼神仿佛在问：“就是他，要买银元？”

机灵的林大发立时就明白山西人心里的意思，大拇指一竖，介绍说：“这位是沙沃镇有名的大老板。你快把货拿出来看看吧！”

山西人仍满腹狐疑，不肯动弹。大猫公并不因为他的轻慢而生气，反而笑容可掬地说：“你要买什么？先看看我的货吧！”他走到朱漆帐桌前，拉开一个抽屉，里面装满了闪闪发亮的手表；再把塑料布一撩，后半间房里堆满了各式布料和一箱箱的电视机和两用机。山西人简直看傻了眼，嘴巴张成个

“○”，半天合不拢来。他抱歉而谦卑地笑笑说：

“嚯嚯，真对不起！俺还怕摸错门了哩！”

他抖抖索索地解下裤腰带。这裤腰带是用白洋布特别缝制的，象个行军用的米袋子。他抓住一头朝帐桌上一倒，叮叮当当地淌下一大叠银元。他又拉开旅行包拉链，拿出好几盒奶油蛋糕，象变戏法似的，掰开一块蛋糕，就掏出一块银元，“当当当”地扔在帐桌上。

眼尖嘴馋的林大发见状暗自得意，抓起一块蛋糕往嘴里塞，一边恭维地说：“你老兄真行，用这办法可是万无一失呀！”

山西人也颇有几分自得地说：“不防着点不行啊！汽车上、火车上、旅馆码头，到处都有眼睛盯着。”

林大发嘴里嚼着蛋糕，口齿不清地问道：“你老兄家在哪里？”

山西人摘下帽子扇着风，指着糕饼盒子上的商标说：“呶，山西宁武县，就在长城边上，离这里四五千里地。嚯，一路上没把俺吓死也差点累死。这里一共三百块大洋，请二位给个好价吧！”

“你是想卖钱呢？还是想换手表？”大猫公问道。

“卖钱啥价钱？换手表咋换法？”

“卖钱嘛，一个袁大头值人民币二十元；要换手表，三块半袁大头换个红梅牌全自动男表，四块袁大头换一只小罗马全自动坤表。”

“啥？”山西人眼睛瞪得滚圆。“你这是拿刀子捅外地人嘛！谁不知道，这几天银元的黑市价钱涨到二十元啦！”

“有这样的好价钱，那你就请便吧！”大猫公把桌上的银元轻轻地往外推了推。他吊着二郎腿抽烟，一双儿眼瞌睡似地

眯起来，对这场交易表示十分冷淡。

林大发在一旁冷冷地插言说：“你老兄嫌价钱贱，尽可以找别的主顾，这沙沃镇做银元买卖的人很多，但市管会和边防派出所的缉私人员也不少，你可得当心点儿！”

山西人倒抽了口凉气，知道再也无法把这一大堆银元带出这个黑窝了。他听人说过，不少银元贩子到沙沃镇搞走私，因为价钱不合，没有成交，常常被当地人告密出卖，抓进公安局。他苦着脸恳求说：“老板，总不能叫俺吃亏太厉害啊，请高抬贵手，算二十三元一块吧！”

“这哪成！”大猫公金口难改。

“二十一，总成了吧？”

“不、不、不！”大猫公把大脑壳摇得象拨浪鼓。“我这人做生意从来干脆爽快，说一不二。你老兄别装可怜相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在你们山西农村，还不是用五元八元人民币就能买到一块袁大头。有便宜大家都摊着点，别一个人撑破了肚皮！”说着嘻嘻笑起来。

不知怎的，山西人觉得大猫公的笑声很象北方荒野上会吃人的恶狼的嗥叫，不由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这才发现最初对这位黑老板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这个貌似老实渔民的人，其实比狡猾的狐狸还要狡猾。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同意按大猫公开的价格交换手表了。

然而，大猫公还不急于成交，他把堆在桌面上的三百块银元，挨个辨了辨成色，听了听声音，很快就从中挑出十几块假货。然后，他又按银元的种类，分成几摞，对山西人说：

“你看，这一摞是袁大头，刚才讲过价钱了，二十元一块；这一摞是孙大头，成色略差一些，一块值十九元；这些龙番、船

番、洋番又更次一等，一块值十八块；最贱的是这些川番，成色不好，又不够分量，一块最多值十六元。”

“哎呀！你不是讲定价钱了吗？咋又分出许多等级？”这回山西人差点哭出来。

大猫公不紧不慢地说：“不错，我讲过一块银元值二十元，可这是指袁大头。至于这些杂番，从来价钱不同。一分钱一分货嘛，我不叫你吃亏，你也别占我的便宜嘛！”

山西人知道是碰到生意场上的强手了，只好打断门牙往肚里吞。他暗自盘算一阵，除了旅费和吃住花销，还能有五千多元好赚，便按照大猫公开的价码，成交这笔生意。他把换来的八十块男女手表装进原来装银元的布带里，牢牢地扎在裤腰上，却仍坐着不走。这回他脱下那双又笨又重的翻毛圆头大皮鞋，又象变戏法似的，从鞋子里掏出四块金灿灿的、茶杯口般大的金牌，递到大猫公跟前问道：“这金牌，能值多少钱？”

大猫公拿过一块金牌仔细一看，眼睛不觉一亮。这金牌的正面，是双龙抢珠的图案：两头细鳞闪闪的蟠龙，龙尾接龙尾，龙头对龙头，正张开大嘴争夺一颗明珠，构成一个圆形装饰画面；背面，铸着几个绕来绕去的篆体字。大猫公文化不高，认不出那些篆字写的什么；但凭他这两年做黑市买卖的经验，一眼就看出这金牌是十足的真金制品。看样子还很可能是哪个朝代的古董文物。但是，大猫公是很沉得住气的黑市老手，他不屑地笑了一下，很快就把金牌扔还山西人：

“这是镀金的玩意儿，不值几个钱！”

“啥？镀金的？”山西人叫了起来。“你看锃亮锃亮的，不是纯金，有这成色？”

“哈，你真是个道地的外行！”大猫公鄙夷地笑着说。“真金

不如镀金亮，这小孩子都知道。你看新自行车钢圈上的电镀亮不亮，可它绝不是白银。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支金条。“你看我这真家伙吧！颜色柔和纯正，看去象月亮的光，掂在手里死沉沉，多有分量，这才是十足的真金；你那玩意儿呢，贼亮贼亮，象太阳的光，刺人眼目，掂在手里轻飘飘的，一看就知道是冒牌货！”

山西人不服气地争辩说：“哼，冒牌货！实话告诉你吧！这金牌是我在一个高山庄子里买来的，可花了本钲！据卖主说，他是前些年上山垦荒时，从一座古墓里拾到的，搁着没用才想转卖，准是值大价钱的老古董。”

“这也算古董，古董也就不值钱了！”大猫公听山西人道出金牌不同寻常的来历，心里愈发高兴，可他表面上仍无动于衷，连眼皮也不愿抬一抬。

山西人象抱着块美玉而无人赏识，很有些委屈。他把四枚金牌重又装进大皮鞋，穿在脚上，正埋头系皮鞋带的时候，忽听到大猫公又漫不经心地扔出一句话：“你如果出个适当的价钱，我倒愿意买个希罕。那玩意儿样子还挺好玩的，给孩子压压邪也好。”

山西人抬起头问道：“你愿出多大价钱？”

“漫天要价，落地还价，要多要少，请你先开金口。”

山西人伸出一个巴掌。大猫公问道：

“五十？”

“不，五百！”

“我的天！你还真当金菩萨卖哩！”

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足足争了半个来小时，才做成交易，山西人的金牌以每枚二百五十元的“高价”卖给

了大猫公。大猫公又怂恿他买去十多只手表。当山西人提起旅行包告别的时候，林大发伸手拉住了他：“老哥，你手续费还没付哩！”

山西人惊讶地问道：“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林大发说：“不！他是老板，我是跑腿——专给你们牵线引路的，你不给点手续费，我喝西北风？”

“你要多少？”

“不多，按交易额百分之一抽成。”

尽管山西人象被人家剃了一块心头肉那么心疼，还是交出了六十五元手续费。林大发这才送他下楼，走出大院，又盘来绕去转了好多圈子，才领到大街上。

林大发送山西人走后，大猫公又掏出那四枚亮闪闪的金牌，仔细辨认着上面的龙形图案和弯来扭去的篆字，却仍看不出个究竟。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这玩意儿很可能真是稀世之宝，要不哪里有这么好的质地和这样好看的图案？去年冬天他刚开设地下“购销站”的时候，花二十元人民币从一个外地走私商手上买来一个小巧玲珑的翡翠玉崩坠，又以两百元高价卖给香港商人，自以为获利非小，心满意足。谁知后来听说这个翡翠玉崩坠竟是明代的古董，香港商人转卖给美国大亨时，价格竟高达两万美元！为了此事，大猫公象吃了后悔药，好长时间不痛快。嘿，这回又交上了好运，千万不能让财神爷轻易溜走。大猫公激动得心口怦怦跳，再不能安心地坐在这里等生意了。他收拾好圆金牌和金银财物，用好几个小塑料袋包扎起来，随后又塞进两个装满了大米的化肥袋里，驮在自行车后架上，就匆匆返回家去。

二、各怀鬼胎

大猫公的家在沃口村，离沙沃镇不过五、六里路，他骑着自行车，半支烟工夫就到了家门口。这是一幢两排三层的小洋楼，面临大海，背依小山，红砖墙，翘屋顶，宽敞的大阳台上，砌着花瓶式青釉瓷栏杆；朱漆大门楼上，写着“得月楼”三个鎏金大字。这样一幢西式小别墅，在青石矮房栉比鳞次的古老渔村里，显出鹤立鸡群的气派。

大猫公每次回到家门前，见到心爱的“得月楼”，就禁不住升起一种作梦拾元宝似的幸福感。

时光逆转三、五年，他大猫公是多么穷困潦倒！他从小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出海打鱼怕风吹日晒，下地作田怕吃苦流汗，便置了一担箩筐到沙沃镇上摆小摊，贩卖鱼虾海产。全靠嘴皮上和秤头上的功夫，维持一家五六口人的生计。“十年内乱”时，小摊贩被列入资本主义范畴，大猫公也被断了活路，日子就愈过愈紧巴了。到了一九七九年春天，东南沿海开始掀起走私风浪，大猫公以他特有的嗅觉，认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开初，他以走亲访友为借口，深入到偏远的闽北山村，用极低廉的价钱，向山民们收购银元和玉镯、戒指、头钗等等金银首饰，然后下海和港、澳走私商交换手表、两用机、电视机等时髦商品，再带到沙沃镇上高价出售，仅走三趟，就成